

获诺奖的首位中国作家 一切尽在莫言中

◆ 王宇萌

2012年10月11日将是中国文学界难忘的一天。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莫言获得诺贝尔奖是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承认，也是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认可。这个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是如何成为世界级文学大师的？



饺子激发文学梦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在高密县（现改为高密市）大栏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在平安村，莫言的旧居尚在。屋子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水泥地，地上晾晒着村民收获的玉米，而不远处，则是静静流淌的胶河。河边上枯草齐腰，岸边整齐的杨树望不到头。在这个地方，莫言居住了20多年，又闲置20多年。



■ 莫言的二哥管谟欣每年春节都会给老房子换上新春联

莫言出生时家庭成员很多，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哥哥、姐姐……在人口颇多的家庭中，莫言是一个被忽略的孩子，由于调皮，在家里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个。在莫言的童年生活中，最深刻的爱的体验来自他的母亲。在饥饿的年代里，深爱他的母亲把自己的饭省下来给莫言吃。



■ 莫言的父母是本分的庄稼人

饥饿其实是从1958年秋后就开始了。到了1960年，日子就更难过了，村子里天天死人，人人水肿。为了挖野菜，父亲让莫言的姐姐退了学，专门负责挖野菜，野菜挖回来剁碎了，泡去苦味，加上一点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很稀的稀饭，全家喝。那时候，如果能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了，放在锅灶里烧熟了，奶奶或母亲就会把莫言和他堂姐叫到一起，一人分一口，连内脏和骨头都吃了，简直是开了一次荤。

向大家灌输文学的东西。他告诉莫言，自己在济南的时候曾认识一位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很“腐败”，一天吃三顿饺子。“我们当时认为这不是神仙吗？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以后可以写出一本小说来，是不是就可以一天三顿

吃饺子？”

棉厂谱就人生恋曲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10月11日，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中午，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会议厅，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一步步走上新闻发布台……同一时间，在亚欧大陆这一端的黄昏，胶东半岛深处，山东高密的一处普通民居内，作为一名“年轻”的新任外公，作家莫言跟14个月大的小外孙女玩耍后，正在舒服服享用着晚餐……

莫言参军前，看上了厂里的一个女孩，但是因为家境贫困，莫言始终没敢表白。直到当上兵，他才觉得有“资格”向女孩提亲，最后两人结为夫妻。《红高粱》被拍成电影后，莫言名声大噪，彼时，为照顾父母，莫言的妻子和女儿还在老家生活。莫言在当时拥有众多女粉丝，但他对待感情很专一，很快，他就把家人接到了北京生活。

莫言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和妻子无微不至的关心密不可分。因为时间大多被写作占据，莫言所有的生活几乎都由妻子承包，也正是因为身边有妻子照顾，莫言才能集中精力进行创作。莫言曾说，他最大的成功，不是写出很多名篇，而是有一个幸福家庭。而在妻子杜勤兰眼里，莫言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丈夫和父亲。如今有了外孙女，莫言像普通的外祖父一样对她百般疼爱，每天不管多忙都要看看孩子，还为孩子取了乳名“一诺”。

在一般人的观念里，像莫言这种著名作家的生活条件应该很充裕，但杜勤兰说，莫言目前的稳定收入来源是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助理的工资。而他创作一部作品常需历时

数年，而作品又面临着严重的盗版侵权。为了照顾莫言和女儿管笑笑，杜勤兰在北京一直没有出去工作，当时女儿管笑笑还在上学，全家三口人全靠莫言一个人的收入，而90岁的老父亲也需要赡养。

虽然收入并不丰厚，但莫言却仍然尽量为老家平安村做些贡献，村口的一块“功德碑”上，刻有2009年为村里修路的捐款者名单，莫言的名字列第一个，有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莫言捐献了3万元。杜勤兰说，很多邻居问她，莫言老师那么大的作家，挣那么多钱，怎么看你很少买肉，每次都买一大堆蔬菜。她说，其实家里改善生活就是包一顿饺子。饺子，是莫言几十年来最喜欢的美食。

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到如何处理奖金时，他说：“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1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平方米。”对此，他的妻子杜勤兰说，之所以想买房子，因为这么多年来他们住的一直是部队上的一套91平方米的房子，如今女儿、女婿、外孙女和他们夫妻三代人挤在一起很局促。他们夫妻只好带着外孙女回到高密老家，帮着女儿带孩子。如果用这笔奖金在北京再买一套房子，五口人能住得宽松点，女儿与外孙女也不必分隔两地。

杜勤兰说，莫言因为小学五年级就辍学，这么多年来为了弥补文化上的欠缺一直努力学习，经常看书到半夜。莫言刚去北京时，没有将杜勤兰接去，有时候写作到半夜饿了没有夜宵，就吃大葱喝热水，多年下来积成严重胃溃疡，每天都要吃药。现在他的睡眠也不是很好，常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杜勤兰知道丈夫得这个奖真是不容易，她

吃饺子？”

莫言10岁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响应号召，停课闹革命两年。1968年小学毕业时，学习很好但中农出身的莫言丧失了上中学的资格。12岁的莫言一下子沉到了社会最底层，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1973年夏天，在供销社油棉厂工作的叔叔，给莫言在厂里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差事，当过磅员。但油棉厂的临时工作并不能摆脱当一辈子农民的命运，对于失去了上学机会的他，当兵则是唯一的出路。直到1976年，莫言才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兵。

参军5年后，莫言在保定《莲池》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此后的莫言在河北省《长城》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1983年《售棉大道》被《小说月报》转载，这时莫言已经成为省内的知名作者。1984年，为了上军艺莫言拿着自己的小说，走进了北京城。9月，莫言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红高粱》是莫言的第一座高峰，莫言的作品被形容为“大胆”。他自己也说，自己是十分敢言的人。6岁时，他就曾因骂老师“奴隶主”而受到警告处分，他这说话直率的孩子于是总被父母提醒“少说话”。开始文学创作后，也许是想起父母的叮咛，莫言把名字中的“谟”字拆开，为自己取了“莫言”这个笔名，生活中的他也谨言慎行，反而把滔滔不绝的言说热情全都给了小说。



■ 莫言小姑管谟欣家中，她正是莫言小说《蛙》中的主人公原型

说很佩服自己的丈夫，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学习，从一个五年级就辍学的孩子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生班毕业，并获得那么多大学的荣誉学位。

杜勤兰还清楚丈夫是个很不讲究物质的人，几十年如一日保持着乡村人的本色。他不开车，穿着随便，理发都是常去的8元、10元一次的小理发店，有时候走在街上肚子饿了，就会到路边的馒头摊上买两个馒头吃。莫言在高密翰林苑小区的家，不过是100多平方米的普通住宅，为了不影响一岁多的外孙女休息，他还将卧房搬到屋顶小阁楼，他给阁楼取名“一斗阁”，一方斗室非常狭窄，他写作睡觉都在里头。

女儿的信贴墙品读

1981年，莫言和妻子结婚两年后，迎来了爱情的结晶——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儿管笑笑出生，被夫妻俩视若珍宝。莫言给女儿取名笑笑。他说，我们这代人受的苦太多太多，希望以后的孩子总是笑。笑笑在上山东大学英语系度过了4年美好时光，后来被保送至清华大学读研。研究生毕业后，笑笑成为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一名老师。

在管笑笑的记忆里，穿军装的父亲每次回家探亲，都会给她带回很多书，有童话故事、作文选、字典、连环画。管笑笑幼年时，曾随母亲回到山东老家居住，过了一段与父亲两地分居的生活。莫言在北京工作，笑笑和母亲住在高密县城。她至今还记得，每次父亲回家探亲时，特别喜欢干农活，经常会忙于锄草、打药治虫、翻地，她就跟在父亲后面颠儿颠儿地跑来跑去。

直到1995年，笑笑和母亲才离开山东，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此时，莫言正在构思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妻子的到来刚好可以照顾他的生活。而女儿笑笑此时则已长成一个渐渐褪去天真的大孩子，在北大附中初二年级插班上学。一天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早上上学时天还没晴，笑笑没有带伞，中午到食堂吃饭时才暗暗叫苦，这两雨总也不停，下午可怎么回家？然而回到教室却意外发现课桌上放着一把崭新的伞。同学们羡慕地告诉她：“笑笑，你真幸福，刚才是你老爸来给你送的伞！”一股暖流涌上笑笑的心头。打着伞回到家看着父亲俯身爬格子的背影，笑笑只感到父亲的爱沉甸甸的。从学校到爸爸上班的魏公村有四站路，而爸爸一路上在风雨中奔波，为的就是给自己送一把伞！

2000年，笑笑进入山东大学外语学院读书。在大学校园里，笑笑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通信工具来与父母交流：打电话、发电子信件、手写书信……笑笑对手写的书信情有独钟，她喜欢用这种质朴的方式来和父母交流，倾诉对他们的思念之情。说来让人称奇，笑笑不仅用钢笔给父亲写信，还常用毛笔将信写在宣纸上。

读大二时，笑笑用宣纸写了一封几百字的信，写得她汗流浃背。待墨迹晾干后叠得方方正正，笑笑将厚厚的信寄给了父亲。收到这封信后莫言深为感动，他把信贴在客厅的墙壁上，天天闲暇时间就站在旁边细读品味。逢到家里来了客人时，都会惊奇于这封信，更羡慕莫言有一个如此有心又如此爱他的女儿。

更出乎莫言意料的是，此时，女儿正构思一部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了。直到一次暑假过完，女儿忐忑不安地把一部19万字的初稿拿给莫言看时，他才大吃一惊：女儿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偷偷写作了！看完初稿，莫言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还行。”2003年初，这部名为《一条反狗的狗》的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每天晚上，吃罢晚饭，莫言总要和妻子相携下楼散步一个小时，这个多年保留下来的习惯雷打不动。有时候，笑笑也会跟父母一起散步。

在莫言的作品里，父权有着矛盾的色彩，但在现实中，他却是不折不扣的慈父，在学书法的他，就曾手书“为老婆孩子奋斗”的条幅。莫言曾对采访他的媒体说，他不是个好父亲，笑笑却这样说：“他是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在我眼里，他不仅是个好父亲，还是一个一百分的好父亲。他从没有过言辞上的表达，但那些关爱和呵护，早已经渗透在平日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万语千言，父爱莫言。”

西藏那曲直銷批發食品 品價首選

冬虫夏草

● 南京东路七里天街605室 ● 浦东食品城一樓
 ● 中山北路聯合大廈一樓 T:021-50456127
 ● 虹橋金橋大廈(近漕河港) T:22222.cn